

舒群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小说选

舒 群 小 说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关克伦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舒群小说选

Shuqun Xiaoshuo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0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3}{4}$ 插页 3

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500

书号 10019·3842

定价 2.80 元



作者像

自序

于浩瀚的时海，飘口浪尖，风流云散，随波流逝五十个写作年头，而今区区选集，何足为序。

但须说明，本选集文，多选自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、《战地》、《海的彼岸》等短篇小说集，并选附两个中篇小说《少年chén女》（二稿）与《金缕传》；全文一仍其旧，所有缺点错误，亦未改正，聊以存真耳。

真为贵。我曾说过这样的真话，当今之世，大致如此：在生时，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；而在死后若干年，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，或各有各的命运。后人铁面，历史无私。

谨以《舒群文集》的序语为序，足矣。

最后，感谢牛汉同志大力的支持与帮助、修玉祥同志部分代选的劳绩，以及李霄平、李霄明弟兄多方面的辛苦。

舒群

1982.3.15.

目 录

自序	舒 群 1
没有祖国的孩子	1
蒙古之夜	21
已死的与未死的	29
萧 苓	40
誓言	60
松花江的支流	81
画家	97
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	115
海的彼岸	124
奴隶与主人	131
战地	140
舰上	149
大角色	162
少年盟	170
崔毅	178
藕藕	203
在厂史以外	211
题未定的故事	228

醒	237
杨家岭夜话	243
少年 chén 女(二稿)	252
枣园之宴	310
美女陈情	321
金缕传	357
合欢篇	424

没有祖国的孩子

“果里。”

旅居此地的苏联人，都向他这样叫。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；久了他已默认了。虽然，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：黑的头发，低小的鼻子；但是，他对于异国的人，并不觉得怎样陌生。只是说异国的话，不清楚，不完整；听惯了，谁都明白。

蚂蚁河在朝阳里流来，象一片映光的镜面，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。果里吹着号筒，已经透过稀松的绿林。沿着—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。于是，一家—家的小木板门开了，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。

“早安，苏多瓦！”

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。

“果里，一月满了，给你工钱，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，——”

“斯巴细（俄语，谢谢的意思）苏多瓦！”

也许有年青的姑娘，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，手向果里打招呼：

“可爱的果里，回来时，不要忘记了啊！”

“啊。是的，红的小花！”

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。然后，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

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。

“啊，列巴（面包），熟白汤（菜汤），斯巴细。”

于是，果里再走起路来，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，他的嘴，忙动起来，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。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，牛在他的身后，已经成了群，黄色的，黑色的，杂色的最多，白色的只一个，背上还涂着两团黑。小牛，有很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，伸长它的颈，吻着母亲的股部，母亲摆起尾巴，极力地打着它。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，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，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；牛望着他，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。

“果里！”

我们刚洗过脸，拥在展开的楼窗前，叫着他，丢纸团打着牛，打着他；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：

“不要！牛害怕。”

我们不听。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；并且，弄起一阵恐慌，牛与牛撞着角。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。

“我告诉苏多瓦去。”

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，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。

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。他也知道，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，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。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——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，还没有开始呢。

“我来念书好吗？也住大楼，也看电影。”

果里又同我说了。

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，果里的脸。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，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。

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，高傲地对果里说（这还是第一次）：“我们 CCCP（俄文：苏联简称）。”

“啊，果瓦列夫，CCCP？”

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。果里沙窘了。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：

“果里列夫是中国人，怎么行呢？我是高丽人，怎么就不行呢？”

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，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：

“高丽？在世界上，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。”

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。比击两掌都红，没说一句话，便不自然地走开了。牛群散乱着，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。

以后，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。

每天的早晨和晚间，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，觉得太无味，也太冷落。

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，望着蚂蚁河边的一条草径；那里是泥泞的，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，有的镶着一圈，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茵。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，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。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；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；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。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，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。这块地方好象久已被人憎恶着，遗弃了。

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。草茎蔓过他的腰，搔着牛的肚皮，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。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着他；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，用眼角溜视着我们。

“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；好让果

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。”

我好象在教训果里沙，很严厉的。

“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，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。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，那不是耻辱吗？”

“那么，安重根呢？”

我立刻记起来，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。可是，果里沙不知道，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。

一阵牛的哀叫传来，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。

“果里！果里！”

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起一个号筒样，向果里喊，他会听得很清楚；可是，他不留意我们，他不睬我们。

不过，我总想找着机会，再和果里好起来。

那天落了整夜的雨，草径被浸没在水中，混成一片河流。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？恰好又是星期日，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。但是，果里呢，他仍是在那里走，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，做路的标识。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，头一摆一摆地，似乎很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。

我们吃过饭，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。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，一堆一堆的，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。散开的牛群，看上去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，躺着的，吃草的，追着母亲的……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，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，牛的去向。我们的视线触着他，惹起他极大的不安。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，也许他会跑开，逃避我们。

“果里，我们给你气愤了吗？”

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，问他。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，说：

“不是，绝不是的。”

不知他从那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；而且，说得十分完整，没有脱落一个字音。不过，他的姿态太拘束，太不自然，似乎对陌生人一样的没感情。

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，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——一半属于中国，一半属于苏联的。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；果里是容忍不下去，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。

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，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来问果里：

“牛蹄太脏了，你不怕脏吗？你擦它做什么？”

“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。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！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？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？”

我的话刚说出来，就又懊悔，说的不妥当。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？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？

“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。”

他说的很快，他很气愤。

我说了许多话，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。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。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；并且，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，红色与黄色的野花，全是他给我拾来的。这几天来，那些花都憔悴了，落了，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，谁都会想起果里来——果里沙也是同样的。果里却抛开我，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。

最后，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，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。不过，我还不肯信任，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。

暮色里的牛蹄，是疲倦的，笨重的。长久的日子，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。余下我们走向宿舍。宿舍的每个角落全死静着。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，去看电影。我看时钟还留给我二十分钟的余闲，便叫果里也去，他高兴地说：

“好，看电影去，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。”

但是，在影场的门前，发生了极大的难题，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，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。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，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。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：

“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。”

“你让他进去吧，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。”

“谁不认识他，穷高丽棒子！”

果里沙不懂中国话，他很沉静地站着。

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，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：

“他是我们的朋友！”

他装起象我父亲的尊严说：

“你和他做朋友，有什么出息？”

在灯光下，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。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：

“好小子，慢慢地见！”

现在，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！我问他懂中国话吗，他说只会那一句；一句我也高兴，好象为我复仇了。

不过，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，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。早晨我躺在床上，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，远了；我没有看见果里。

在教室里，果里沙对我说：

“从认识果里起，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。”

我想果里为了昨夜受的屈辱，故意给自己开心吧？果里沙却说是真的。我问：

“他和谁说妥的呢？”

“苏多瓦。”

这样我相信了。因为苏多瓦是我们班上的女教员。

“那么，他什么时候上学？”

“他今天去告诉他的哥哥，明天就来。”

我想，果里来了，坐在那里呢？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空座位；而且在小姑娘刘波的身旁。她平常好和每个同学发脾气，小眼睛瞪得圆大的。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，一定不中她的意。明天教室里，除去我十七八岁，就算果里大了吧？最大的果里沙也不过十三四岁。并且，所有的书桌，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别人的高起些；只有叫果里沙走开，让果里坐在我的身旁。

放学之后，我在宿舍里正为果里安排床位，他来了；却是忧伤地。我问他快做学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吗？可喜的消息，怎么换来了他的忧伤呢？我清楚地看了一下，他脸上还有泪滴。

同学的快来缠着他。

我问：

“你哭过了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好象又要哭出来。

“你明天不是上学吗？怎么还哭了？”

“我才跑到田里去。对哥哥说，哥哥不许。”他的鼻尖急忙地

抽动两下，又说：“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。”

于是，我和果里到家去了。同学的等着这个有趣的消息，要我快些告诉他们。其实，果里的家并不远，转过我们宿舍的一个墙角，十几步便可以走进他的房子。来去只要五分钟，事情全可明白。不过，果里的哥哥在田里，没有回来，却是意外的。

时间空空地流过着。我并不躁急；因为果里的家里处处都是奇迹。房子小得象我们宿舍的垃圾箱。不过，垃圾箱里的垃圾也许比果里房里装的东西洁净些，贵重些，墙角下堆着污旧的棉衣；穿衣时，随着身子的动作将自然叠成的褶皱展开后，还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颜色，很新鲜。那边……

果里为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东西，我一样一样地看着；他两手合拢着又举在我的眼前说：

“你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然后，他用聪明的话暗示我，我也不明白；因为他讲的俄语太乱，所以终是没有被我猜中。最后他说：

“这里有爸爸，也有妈妈。”

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：男人是他的爸爸，女人是他的妈妈。然而我立刻发现极大的疑点问他：

“妈妈这么老；爸爸怎么那样年轻呢？”

“妈妈现在还活着；爸爸是年轻就死的。”

“死的太早了！”

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，我说话有些怜惜的意思。不曾想到竟使果里的牙齿咬紧，很久才放出一口轻松的气息：

“爸爸死的太凶呢！”

我从果里脸上的神态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确不是寻常的死。

“爸爸是读书的人，看，这不是还留着很好看的头发吗？（他

指着头像给我看。)爸爸的胆子大,那年他领着成千成万的工人,到总督府闹起来,打死了三十多人,当时,爸爸被抓去了。三个月,妈妈天天去看,一次也没有看见。妈妈不吃饭了,也不睡觉了。在樱花节的那天,别人都去看樱花,妈妈带着哥哥去看爸爸。这次看见了,在监狱的门口,妈妈差不多不认识爸爸了:爸爸只穿了一条短裤,肩上搭着一块手巾,肋骨一条一条的,很清楚,那上面有血,有烙印。妈妈哭着,爸爸什么话都不说。到爸爸上车的时候,总是喊着……看樱花的人追着车看,妈妈也追着车看……在草场上,拿枪的兵不许妈妈靠近爸爸。爸爸的身子绑得很紧,向妈妈蹦来几步,对妈妈说——你好好地看养孩子,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爸爸今天是怎样被——枪响了一声,爸爸立刻倒下去。……那时候,妈妈还没有生下我,这是妈妈以后常常讲给我听,我记住了的。”

他说的话太快,也太多;有些地方,我听不懂;也有他说不懂的地方,所以我没有完全明白。

“那么,妈妈呢?”我问。

“妈妈?妈妈还在高丽。”

“你们怎么来了?”

“妈妈说——我们不要再过猪的生活,你们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!我老了,死了也不怕——五年前,妈妈到姨母家去住。我们来中国的时候,我才十岁。”

天黑了,他哥哥才回来。他说得很好的中国话,所以我们讲话很方便。他直是不许果里做我们学校的学生;并且他说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——

“我种地太苦,唉,还不赚钱,也许有时要赔钱,你没有看中国年年有灾祸吗?你也知道吧?”

“我们吃饭全靠果里放牛的钱，到冬天又要歇工，好几个月得不到工钱。

“我知道读书对他好。我是他的哥哥，我不愿意我的弟弟好吗？”

“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，他可以去，我不用他管。家里还有母亲呢。每月要给她寄几块钱吃饭。

“唉！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，我们连家都没有了。”

我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的同学，同学的失望了，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。

果里的号筒仍是唤着牛群到草场去。

“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……”

我记住了这句话。兵营的军号响着，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竿的顶点。无意中，自己觉得好象什么光荣似的。

但是，不过几天，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；再起来的，是另样的旗子了，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——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。

于是，散乱战争骚扰着，威胁着每个地方。不久，那异国的旗子，那异国的兵，便做了每个地方的主人。恰好我们住的地方做了战争上的大本营。戴着钢盔的兵一队一队地开来，原有的兵营不敷用，已挤住在所有的民房里。就是果里那个垃圾箱般的房子，也有兵住下。

我们照常上课。但是，果里的号筒不响了，牛群整天关在每个主人的院内，叫着，似乎在唤着果里。

“果里呢？”

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果里。忙向草场望去，只有一阵一阵的